



孙晶 摄

冰雪天堂

□金伟信

息,纷纷赶到江沿,“观者如堵矣”。幸运者在江边还常常能拣到重达几斤甚至十几斤的鱼,赶快捧回家炖一锅鲜美的鱼汤。

开江的时间,大致在清明节前后。当地有句俗谚:“清明若在阴历二月,则先清明而开;若在三月,则后清明而开。自古历今,屡验不爽。”所谓开江,多在顷刻之间,往往是头一天晚上江面还很平静,人走车过,毫无觉察,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则轰隆隆。冬天的吉林虽然有鱼市,但几乎都是冻鱼,这时人们都想吃上一顿新鲜的开江鱼,以图吉利。当年,康熙帝在宫里常能品尝到吉林将军和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送来的各类贡鱼,其中尤以鲟鳇鱼为极品,“其肉脂相间,食之味佳”。

光阴荏苒,往事如烟。如今,绕城而过的松花江已成了不冻江,特有的“开江”景象已是明日黄花。不过,在面积达550平方公里的松花湖上,还有封湖和开湖的另一番景象,开湖鱼也是令人大快朵颐的美味佳肴,吸引着八方游客。每年吃“开江鱼”、举办民俗化的“开江鱼节”各色活动,蔚然成风。

冰雪民间民俗如一壶老酒,浓烈醇熟,历久弥香。东北“十八怪”更不乏与冰雪有关的民俗谚语:“百褶皮鞋脚上踹,火盆上炕烤爷太。不吃鲜菜吃酸菜,冰上钓鱼单线拽。”民间冰雪民俗人文景观,可谓情趣盎然,多彩迷人。

冰雪民俗中的雾凇奇观有一景三看:夜看雾、晨看挂、近午看落花。夜里江上水汽凝聚,雾气忽疏忽密、时高时低,飘过江堤、漫过街道,人在雾中,忽隐忽现,灯在雾中,忽明忽暗。十里长堤的早晨至近午,观赏雾凇的游人熙熙攘攘;在郊外,可以观赏到江边形态各异的雾凇;在雾凇岛,人迹罕至,可以观赏到野趣横生、古朴自然的雾凇,是摄影爱好者喜欢来的地方。快到中午时,温度上升,微风轻拂,雾凇落下如同落英缤纷。

民间还有“树挂早,年成好”“一日有挂,三日晴天”的谚语。“吉林三灯”则更为引人入胜,吉林冰灯,具有关东粗犷的风格;吉林彩灯,既古老典雅,又有现代特色。寒江雪柳放河灯,独具风采。数万盏河灯沿江而下,形成“一池江水半江灯,火树银花不夜城”的壮观场面,与彩船、冰灯、彩灯相映照,把寒冷的松花江点缀成璀璨耀眼的“移动星河”。冰灯、彩灯游园会,放焰火和彩船大游行,大型的经贸洽谈会、交易会、订货会,冰雪运动会,东北大秧歌表演,满族和朝鲜族等民俗节,回族舞龙舞狮和关东风味美食节等活动也吸引着八方宾朋。

以雾凇为主题的吉林雾凇冰雪节历经33载,已向世人奉上了30届冰雪文化盛宴,成为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大型节庆民俗文化活动。2024年11月23日,吉林省2024—2025新赛季开板暨第30届吉林雾凇冰雪节,在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开幕。吉林省围绕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冰雪商贸四大板块,举办170余项活动,通过赏雾凇观雪、温泉康养、吉林过大年、冬捕冬钓、雪雕冰灯等旅游活动,打造16个“超级周末”,从“开幕周”到元旦、春节,持续提升关注度、人气值,不断掀起冰雪消费热潮。

以久远灿烂的冰雪文化与醇厚浓郁的冰雪民俗风情而享誉中外的北国江城,已成为中国冰雪旅游名市、冰雪体育强市、冰雪产业大市,成为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而这一切何尝不是上苍赐予的来自冰雪天堂的万民福祉呢!

又是一年冰雪季,满城凝似似白银。冬至过后,冰封大地,雪落万家,赏梅看柳,如诗如画。美丽的北国冰雪之乡——吉林市,沉浸在来自冰雪天堂的洁白雾凇的护佑之中。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逐渐从无力抵御严寒冰雪,到识冰御雪,进而发展和呈现出精彩纷呈、醇厚浓郁的冰雪民俗风情。

吉林市位于松花江的北流段。这条江古称粟末水、混同江、宋瓦江,直到明代,才有松花江之称。松花江因其发源于长白山天池,故又有“天河”之称。千百年来,她润泽着广袤肥沃的吉林大地,冰洁着大东山水古朴热烈的民风民俗。

松花江冬季的封江和开江,是古老的东北江民俗文化的传承。听老辈人讲,80多年前,丰满峡谷谷口未修大坝时,气候比现在要冷得多,“冬极寒,衣履稍薄则指裂肤”。正因此故,关内很多人将“闯关东”视为畏途。松花江一年之中的封江时间长达近5个月,自农历11月中旬立冬之后,大江上下顿失滔滔,江面平坦如砥,冰厚2—3尺。上游盛产的木炭、药材、粮食、烟麻、木耳、蘑菇、松子,还有那些山鸡、野兔、狍子、獐、獾、鹿、野猪、各类兽皮等,由农民或猎户赶着爬犁,沿着漫漫江道源源不断运至吉林。因上岸不便,有的店家便在北岸封冻的江面上临时建起许多简易房舍,内生火炉,搭上灶台,可供人食宿,喂饲牲畜,时称“冰上旅店”。此外,还建起存放各类货物的院落,就在冰面上刨条浅沟,竖以杂木,以雪培之,浇水冻实,俗称“水院子”。当时有人在诗中描述:“江冰上起浮家,百辆盈门尽快车;到此无非趋利客,热中人做冷生涯。”

北大街南段道东的前鱼行、后鱼行两条胡同内专卖各种冻鱼,有狗鱼、鲫鱼、鲢鱼、胖头、鲤鱼、鳌花、鳊花、草根、鳊条,海产鱼有黄花、偏口、大马哈、带鱼。小鱼堆在路旁的草帘上,大鱼则戳靠在屋檐下、山墙头,引人观瞧。鱼行内所卖的这些冻鱼,大都产自本地及下游的扶余、哈尔滨地区。秋季捕捞后,筑池存养,待到冬季出水挂冰,然后外运销售。当时的有钱人家要想吃上活鱼,唯有到牛马行“菜楼”去买。冬季捕鱼颇为不易,封江后,渔民凿开冰层,犹如井口,俗称“冰洞子”,冰下的鱼群见到光亮,纷纷而至,渔民便用抄网抄、鱼钩钩,大者用钢叉叉。入夜,则点燃松树明子或用汽灯照“冰洞子”。有的还在鱼钩上坠些形如小鱼的白金属片,不停地拉动,大鱼误认为是小鱼在游动,张口吞噬,便被钩住。

冬季的松花江上还有采冰习俗,这已由来已久,清末民初吉林城内有“冰窖”近20家。时令进入“三九”以后,开始在松花江和北山湖面采冰。采冰人先用冰镢子凿出冰眼,然后伸进大锯,锯成见方冰块,再用挠钩拽出江面,用爬犁运至冰窖后,覆盖厚厚一层锯末或稻壳。盛夏之际开始售出,主要用来冰镇水果、鱼虾、鲜菜和绞雪糕。酷热难当之际,人们常常口含一冰块,用以解暑降温。

寒冬过去,冰雪消融,松花江便有一俗称“开江”的自然景观。根据当时的气温变化、冰层厚度和上游地区桃花水下流的情况,又分为“文开”和“武开”。“文开”为冰块开裂后,无声无息地漂走,露出一江春水。“武开”则蔚为壮观,原本静谧的江面突然爆发出几声巨响,大江上下、江南江北的冰面一下子鼓了起来,随即撕裂成无数冰块,互相撞击、倾轧,声闻数里。冰排一时难以下泻,就被推挤到岸滩,“俨若冰河之崩溃”。在家闲居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一听到“开江了”的消

过年,一个有温度的动词

□刘立和

在缓缓流淌的岁月长河中,过年始终如同一幅绚丽多彩、韵味悠长的民俗画卷,镌刻在我们记忆深处,奔涌在我们血液里。夏蝉冬雪,春华秋实,岁岁年年,挥之不去。

一踏入腊月门槛,刚好放寒假,那心情既焦躁难耐又满怀兴奋。每天清晨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扯日历,满心期盼新年能早些到来……

鲜艳夺目的对联贴在门楣上,宛如给老屋披上了节日盛装,让沉寂的土房焕发勃勃生机。斑驳的墙面在对联的映衬下,透着岁月的厚重与安详。

屋里“抬头见喜”,外面“出门见财”。井台贴“井泉大吉”,仅剩一头小猪的猪圈也贴上“六畜兴旺”。仓房的对联是:生产五谷农无愧,供应三餐我有功;横批:余粮万担。记得我家当年大门口贴的大多都选烫金字的对联: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都是久负盛名久贴不衰的名联,庄重气派,阳光下熠熠生辉。每一幅明艳的对联和红红的福字,都寄托着庄稼人对美好生活的热望。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守岁是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年长者有珍爰光阴的意思,年轻人是为延长父母寿命之愿;守岁更是对新一年的憧憬和向往。在辞旧迎新的夜晚,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不熄的灯火仿佛是对来年无限美好的期许,照亮了每一个角落,也温暖了每一颗归家的心。

拜年,这一古老而又传统的习俗,过去在我们老家很盛行,尤其是饱经世事沧桑的先辈们把拜年的礼节看得很重。大年初一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家家户户的大门便已陆续打开,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和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日子尽管清贫,人们穿着干净整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手里提着并不贵重的两包果子一包糖,踩着积雪,为拜年而来。每到一家,主人都会热情地迎出门来,彼此间先是互道一声“给您拜年来了”,然后,抓住对方衣袖,“快进屋,快上炕,往里坐”。那份真挚与热情,足以驱散冬日的严寒。

拜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走访,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传递。长辈们会给前来拜年的晚辈抓把糖果塞进兜里,年纪再小点的会拿出一枕线,疼爱地挂在孩子脖子上。挂线时,通常会说一些吉祥的话语,如“头上戴,脚上抹,活到九十八”等,以此来祈愿孩子能够长命百岁、健康顺遂。孩子及晚辈们则恭敬地给长辈磕头行礼,表达着对长辈的尊敬与感激。这样的场景,在过去每一个北方家庭中不断上演,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

我们那里有正月里接未过门媳妇儿串门的风俗,一般是初六或者初八,双日寓意好事成双。男孩子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笔挺,骑着二八大杠,带上包装精美的四盒礼,志得意满地推开来老丈人家的门,神气活现地扭扭捏捏没过的门的媳妇接到家里,准备最好的饮食,拿出最真诚的礼遇,以此博得对方的欢心,为

日后顺利迎娶做铺垫。当未过门儿的媳妇离开时自然会收到未来婆家的红包,家资殷实的自然会多给点。未来婆婆抓住未来儿媳的手,把红包塞进对方手里:孩子,这是长辈一点心意,别嫌少。彼时,红包里包裹着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货币,更兼全家人最温馨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正月二十五日是打囤的日子,人们管这天叫“填仓节”。家里老人们用烧火做饭后的灰,在地上划个大圈。灰放在簸箕里,手拿木棍轻敲,让灰从簸箕落下,人站在中心,慢慢转身,好像用圆规画圆的原理。囤中心放一点玉米、小米等各种谷物,有的放钱也可以,上面压上砖,可做许多这样的囤。放高粱的是高粱囤、放玉米的是玉米囤、放钱的是钱囤……一囤一样谷物,囤放好后,放鞭炮。要在日出前打囤,日出后仪式结束。

点遍灯,烧遍香,家家粮仓填满仓。大囤满,小囤流,年年吃穿不用愁。

“填仓节”体现了古代农耕社会人们祈求人寿年丰、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新时代“填仓节”则可以唤醒我们对粮食的珍惜之心,对勤劳节俭美德的传承。

过年,是岁月长河中最震撼心灵的篇章,是华夏大地上最绚烂的烟火,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最温暖的归依。它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情感的纽带,文化的传承,希望的萌芽。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红灯笼高高挂起,寓

意着来年的兴旺与吉祥;门楣上贴着春联,字里行间满载着对未来的美好祈愿和对过去的深情回望。

鞭炮轰鸣,烟花璀璨,将夜空装扮得如梦似幻,每一朵绽放的火花都像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孩子们穿着新衣,笑语盈盈,手里拿着红包,那是长辈们最真挚的祝福与期待。餐桌之上,佳肴满盘,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的味道,团圆的喜悦在舌尖上缓缓化开,温暖人心。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无论是远在他乡的游子,还是守在家中的亲人,心中都涌动着同样的情感——归家之心,思乡之情。电话那头,是久违的声音,是深深的牵挂;屏幕这方,是喜形于色的笑脸,是绵绵不绝的思念。

过年,让距离不再是障碍,让心灵得以靠近。过年,是时间的馈赠,是生活的恩赐,是人间最美好的画卷,描绘出幸福、和谐与希望的色彩!

那些个年,那些个令儿

□孙世梅

小时候特别盼年,眼巴巴地盼。因为年到了,就能穿一身盼了很久的新衣服、一双新鞋;就能吃到平时很难见到的那些好吃的:鸡鸭鱼肉、大虾酥糖、冻柿子、冻梨、香喷喷的白米饭、热腾腾的饺子、炒熟的带壳花生……年就是这样,对于孩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从进入腊月开始,我们就盼年,越盼越觉得日子过得慢。

年好不容易到了。母亲会把我们姐弟三个叫到一起,叮嘱一番:过年让干啥就干啥,别惹大人生气;不能说带“完了啊”等不吉利字眼的话;吃饭的时候,不能问谁“要不要饭”;万一打碎了碗,赶紧说“岁岁平安”;逢着一些日子,让吃饺子就吃饺子,让吃面条就吃面条……大人管这些禁忌、规矩、习俗等统统叫“令儿”。有禁必止,有令必行,令儿是一定要遵守的。从母亲严肃、郑重的神情,我们知道这些令儿非同小可,务必得放在心上。于是,过年的这些天,高兴是高兴,也会多了一份小心翼翼。

除夕、初一这两天,屋里的那口大水缸盛了满满的水,水瓢浮出缸沿,要一直这样在水面上漂着,寓意是新的一年,家里会财源广进。我们用眼睛瞄着这口缸,一旦发现水被用了,就赶紧打一桶,把缸蓄满。从除夕一直到初三,家里的垃圾不能往外倒,都堆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大人说如果倒出去就会“破财”。我们互相提醒着、计算着日子,到了初四,才开始倒垃圾。饺子要一直吃到初五,这样就会添福增寿。正月里每逢“七”,也就是初七、十七、二十七,家家户户必擀面条,意思是拴住家人的腿,一年无病无灾。逢“八”的日子,不能动针线,谁若动了,就会犯头疼病。正月二十五是“龙凤日”,还有一种说法叫“填仓节”,这天要吃蒸饺,寓意是蒸蒸日上,还要燃放鞭炮、点灯纳福,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过年一定要避开不吉利的话,家家的大人都把这当成头等大事,会一再嘱咐、警告孩子。关于这方面,村里还发生过一件趣事。小时候,有一个乡亲,大概是因为长得高大威猛,说话也比较冲,大家暗地里就送他一个外号——“阎王爷”。过年这一天,他去了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刚走进院子,就被这家的孩子看见了,小孩便提前跑进屋里报信,一边跑一边喊着:“阎王爷来了!阎王爷来了!”大人们不由分说,把他拎起来就是一顿暴打,在他们看来,大过年的,孩子如此胡诌,太不吉利了。他们那会儿根本顾不上来客的尴尬。自此之后,“阎王爷”过年期间再不上门了。

那些个年,一年又一年,早都过去了;那些个令儿,也渐渐鲜有人提。听说过这些令儿,还会在心里默默遵守的一代又一代人,最小的也几近“知天命”的年龄了。今天回想起来,并不会指责当时的大人迷信,更谈不上愚昧无知。那些个令儿里,藏着多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啊!过年讲究吃饺子,不就是平时吃不上嘛;缸里的水要保持满、在规定的日子里不倒垃圾,不就是因为穷怕了嘛;不动针线的“令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歇一歇的理由罢了,一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她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母亲们无非是想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歇上那么几天;吃面条、蒸饺,不也是图个日子能平安顺遂、更有起色嘛;说吉祥话儿,在人们朴素的想法里就是“事随言出”,吉祥话儿带出吉祥事儿,一年都大吉大利。

那些个年,那些个令儿,让过年更有“仪式感”。那些个令儿,在“过年仪式”中深情地看着人们,温暖着人们、体恤着人们、祝福着人们。

而今过年,那些个令儿渐渐淡了。生活的节奏更快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简单直接,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显然人们都更喜欢简洁明快。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少了过去那些禁忌和繁文缛节,丢了含蓄、委婉以及几个回合的拉扯,同时也丢了年味儿啊。由此想到,新的时代,除了传承一些过去的令儿,我们是不是也要有新的令儿啊,比如过年不许玩手机,这样会不会家人围坐、灯火可亲?年假里不叫外卖,厨房里或许会是一家人其乐融融、亲近而又热闹的忙碌景象了吧……令儿,其实是一种敬畏,毕竟到什么时候,人都是要有敬畏之心。



孙瑞希 作